

上帝了解 真情，但不急于揭示

从前，弗拉基米尔城里住着一个名叫伊万·德米特里奇·阿克萧诺夫的年轻商人。他自己有两间店铺和一座房屋。

阿克萧诺夫是个英俊的小伙子，长着卷曲的金黄色头发，生性诙谐，非常爱唱歌。少年时候喜欢纵酒，喝多了就狂闹。可是婚后戒了杯中之物，只是偶尔呷上一盅。

夏季的一天，阿克萧诺夫准备到下新城的集市去。当他跟家属告别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可不要今天动身，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噩梦。”

阿克萧诺夫笑着说：“你怕的是我到了集市就足喝一气，撒酒疯吧。”

他的妻子回答说：“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。只知道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从城里回来了。当你摘下帽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的头发已经斑白了。”

阿克萧诺夫笑了。“这是个好兆头，”他说，“你等着瞧吧。我会把货物全卖掉，在集市上给你买些礼物回来。”

于是，他就辞别了家人，驾车而去。

半路上他遇见一个熟识的商人，当天晚上他们在同一家旅店下榻。他们一道喝了茶，然后各自睡在毗邻的房间里。

阿克萧诺夫不习惯于睡懒觉。他希望趁着凉爽赶路，天还没亮就喊醒了车夫，叫他套好车。

然后他走到旅店后面的茅屋里去找店老板，结了账，继续赶路。

走了大约四十俄里^[1]光景，他停下来，好让车夫喂马。他坐在旅店的甬道里歇了片刻，随后走进门厅，叫茶房给烧上茶炊，他就取出六弦琴，弹奏起来了。

突然一阵丁丁当当的铃声，来了一辆三驾马车。一个军官从车上一跃而下，后面跟随着两个士兵。军官走到阿克萧诺夫跟前，问他姓字名谁，是打哪儿来的。阿克萧诺夫一一作答，然后说：“你跟我一道喝杯茶吧？”可是军官继续盘问他道：“你昨天晚上是在哪儿过的夜？是你一个人呢，还是跟一个商人作伴？今天早晨看见那个商人了吗？为什么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旅店？”

阿克萧诺夫纳闷为什么要问他这么许多问题，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回答了，并且说了一句：“你为什么好像把我当成小偷强盗那么来审问？我出门是自己做生意的，用不着谁来盘问我。”

于是军官把两个士兵叫过来说：“我是本区的警官。我所以盘问你，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商人被割断了喉管。我们得搜查你的行李。”

于是，他们走进旅店。士兵和警官打开阿克萧诺夫的行李，进行搜查。警官猛地从一只口袋里拽出一把刀子，就嚷道：“这是谁的刀子？”

阿克萧诺夫在旁边望着。当他看见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把血迹斑斑的刀子时，就不禁大吃一惊。

“刀子上怎么还沾着血？”

阿克萧诺夫试图回答，但是喉咙里哽住了，只是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……不知道……刀子……不是我的。”

警官说道：“今天早晨有人发现商人死在床上，喉咙被割断了。这档子事唯独你干得了。房子从里面上了锁，没有旁人在场。这把沾满了血的刀子是从你的口袋里搜出来的，你的神情和态度都暴露了真相。告诉我，你是怎样下的毒手，你偷了多少钱？”

阿克萧诺夫赌咒发誓说，这不是他干的。自从他们一道喝过茶，他再也没见到这个商人。他身上只有他自己带的八千卢布，刀子不是他的。但是他声音嘎哑，脸色苍白，浑身发颤，简直像是真正犯了罪似的。

警官命令士兵们把阿克萧诺夫捆起来，押上车去。当他们把他的两条腿绑在一起，把他扔进车厢里去的时候，阿克萧诺夫画了个十字，并且哭了。他的钱和货物都被没收，他就被送到最近的城镇，关进监狱。当局派人到弗拉基米尔去调查他素日的品行。该城的商人和其他居民说，他是个好人，只是一度好喝酒，虚度光阴。接着就开庭审判，他被控杀害了梁赞城的一个商人，抢劫两万卢布。

他的妻子陷入了绝望的深渊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她的孩子们年岁都不大，有一个还在吃奶呢。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她丈夫坐牢的那个城镇去。起初不允许她探监，她苦苦哀求狱长，经批准，被引去见他。当她看到丈夫穿着囚衣，上了手铐脚镣，和那些盗贼、罪犯囚在一起时，她猝然晕

倒，好久不曾苏醒过来。然后她把孩子拉过来，和他并排坐着，告诉他家里的情况，并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她说了，于是她问道：“如今咱们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咱们得向沙皇请愿 我不能无辜蒙冤而死。”

他的妻子告诉他，她已向沙皇呈递了请愿书，但是上边拒不受理。

阿克萧诺夫没有回答，神情很是沮丧。

他的妻子接着说：“我那次梦见你的头发斑白了，看来是灵验了啊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不该那天动身。”她用手拢拢他的头发，说道：“万尼亚^[2]，最亲爱的，把实情告诉你自己的老婆 是你干的吗？”

“难道连你也怀疑起我来了？”阿克萧诺夫说。他以手掩面，痛哭流涕。这时一个士兵走过来，说他的妻子儿女该离开了。阿克萧诺夫就这样向他的家人做了最后的诀别。

他们走后，阿克萧诺夫一一回忆着方才所谈的话。想起连他的妻子都怀疑他，他就对自己说：“看来只有上帝才能了解真情。我们只能向上帝祈求援助，也只能指望得到上帝的怜悯。”

于是，阿克萧诺夫不再写请愿书了。他放弃了一切希望，专心致志地向上帝祷告。

阿克萧诺夫被判受笞刑后送到矿区去服苦役。于是他受了笞刑，打得遍体鳞伤；痊愈后，就和其他罪犯一道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。

阿克萧诺夫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二十六年的囚犯生活。他的头发变得雪白，胡子长得很长，稀疏而花白。他已经完全

失去了人生的乐趣。他弯腰驼背，步履维艰，沉默寡言，没有一丝笑容，却经常祈祷。

在狱中，阿克萧诺夫学会了做靴子。他就用挣来的一点钱买了一部《圣徒传》。他利用狱中微弱的光线读这本书。每逢星期日，他就在监狱的教堂里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他的嗓音还很好，所以又加入了唱诗班。

由于阿克萧诺夫温顺谦恭，监狱当局都很喜欢他。同狱的囚犯们也个个尊重他，管他叫“老爹”或是“圣人”。当他们向监狱当局有所请愿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推举阿克萧诺夫去出面。遇到囚徒们吵架，就请他居中调停，判个是非曲直。

家里杳无音信，他连妻子儿女是否仍活在人世间也不得而知。

有一天，监狱里关进一批新犯人。黄昏时分，老囚徒们就聚拢在新犯人周围，问他们来自什么城镇或村庄，为何判刑。阿克萧诺夫也和别人一道挨近新来的囚徒坐下来，垂头丧气地倾听他们谈话。

新囚徒中有个身材高大壮实的人。他已六十开外了，灰白胡髭剪得短短的，正在讲他被捕的原因。

“喏，伙伴们，他说：‘我只牵走一匹拴在雪橇上的马，就被控告偷窃，给抓起来了。我说，我解下这匹马只是为了早点赶回家去，到家就会把它放了；况且赶雪橇的又是我的朋友。所以我说：‘这算不得什么过失。’可他们说：‘不成，你偷窃了。’至于我是在哪儿偷的，怎样偷的，他们就说不出来。从前我确实犯过罪，按说早该流配到这儿来的，那一次我倒混过去了。现在却平白无故地被送到这儿来……啊，

我在扯谎呢，从前我也到过西伯利亚，不过没呆多久……”

“你是打哪儿来的？”有个犯人问道。

“从弗拉基米尔来的，那是我的家乡。我叫马卡尔，人家也管我叫谢苗尼奇。”

阿克萧诺夫抬起头来说：“告诉我，谢苗尼奇，你知道弗拉基米尔城里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的情况吗？他们还活着吗？”

“嗯，我当然知道喽。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很有钱，虽然他们的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，大概跟咱们一样，也是个囚犯。老爹，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？”

阿克萧诺夫不愿意谈他自己的不幸遭遇。他只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犯了罪，蹲了二十六年监牢啦。”

“你犯的是什么罪呢？”马卡尔·谢苗尼奇问道。

阿克萧诺夫只说：“唔，想必是罪有应得喽。”他不肯再说下去了。可是伙伴们却告诉了他这个新囚徒阿克萧诺夫到西伯利亚来的经过：有人杀害了一个商人，把刀子放在阿克萧诺夫的口袋里。于是，他就无辜地被判了刑。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听罢，朝阿克萧诺夫望了望，拍着自己的膝盖嚷道：“咳，可太巧啦！真是太巧啦！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苍老啦，老爹！”

囚徒们问马卡尔·谢苗尼奇为什么感到惊奇，他过去在哪儿见过阿克萧诺夫，可是他 not 回答，只说：“伙伴们，我和他在这儿相遇，真太巧啦。”

阿克萧诺夫听了这些话，就猜想说不定这个人晓得杀害商人的那个凶手，就说：“谢苗尼奇，也许你听到过这个案子，或者你以前见过我吧？”

“我还能没听说过！当时闹得满城风雨。但是事情隔得太久啦，我已经忘记我听到的是什么了。”

“或许你听说过商人是谁杀死的吧？”阿克萧诺夫问道。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笑着答道：“当然在谁的口袋里找到了刀子，谁就是凶手喽。假若刀子是别人藏在那儿的——俗话说得好：‘捉贼要赃。’口袋是压在你头底下的，人家怎么能把刀子放进去呢？他岂不要把你弄醒了吗？”

阿克萧诺夫听了这话，就料到他准是杀害商人的那个凶手，就站起身来走了。他通宵不曾合眼，心里非常不愉快，脑海里浮现出形形色色的身影。妻子的形象出现了，还跟他去赶集之前分手时一样。她仿佛就在眼前，她的脸庞，她的眼睛，她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。接着他又看见了他的孩子们，还跟当时一样幼小：一个穿着件小小的外套，另一个抱在妈妈怀里。然后他又想起自己当年的样子——那么年轻，那么快活。他还回忆起自己被捕前坐在旅店的门厅里弹奏六弦琴的情景，那时他多么无忧无虑。他心目中还浮现起当年受笞刑的地方：行刑者，围观的人群，镣铐，囚徒们，这二十六年来牢狱的生活以及他自己怎样未老先衰。回忆起这些，使得他痛不欲生。

“这些苦头都是那个坏蛋害我受的！”阿克萧诺夫自言自语道。他对马卡尔·谢苗尼奇恨得痛心疾首，渴望报仇，即使和他同归于尽，也在所不辞。他彻夜祷告，内心却得不到安宁。白天他不走近马卡尔·谢苗尼奇，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

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。阿克萧诺夫通宵达旦地睡不成觉，痛苦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天夜里在牢房中踱步的时候，他留意到囚犯们睡觉的板床底下滚出一些土块。他停下步子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猝然间马卡尔·谢苗尼奇从那张板床底下爬出来，满脸惧色，抬头望着他。阿克萧诺夫原想假装没看见，就这样走过去，可是马卡尔抓住他的手，告诉他，自己在墙脚下挖了个地道，把土放在长统靴里，每天乘囚犯们被赶去服劳役的机会，把土倒在路上。

“老头儿，只要你不声张，你也可以越狱。假若你把这事泄漏出去，他们就会用鞭子抽死我，不过我得先要了你的命。”

阿克萧诺夫看着他的仇敌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抽回自己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不想逃，你也用不着杀害我。你老早就把我杀死了。至于告不告发你，我要听上帝的指示。”

第二天，当囚徒们被押出去做工时，卫兵们发觉不知是哪个囚徒从靴筒里倒出了土。他们搜查了牢房，发现了地道。狱长来了，并审问了所有的囚徒：“地道是谁挖的？”大家都说完全不知情。即使有人晓得也不敢供出马卡尔·谢苗尼奇的名字，因为谁都知道，这样一来马卡尔就会给用鞭子抽个半死。

狱长知道阿克萧诺夫为人正直，最后他朝阿克萧诺夫掉过身去，问道：“老爷爷，你是个诚实可靠的人，在上帝面前告诉我，地道是谁挖的？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好像与己无关似的站在那儿，他望着狱长，对阿克萧诺夫一睬也不睬。阿克萧诺夫的嘴唇和双手颤个不停，半晌也吐不出一个字来。他想到：“他毁了我一辈子，我凭什么包庇他呢？我受了那么多罪，让他来赔偿

吧。可是倘若我告发了他，他们也许会把他用鞭子抽死。说不定我还冤枉了他呢。而且，归根结底，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“喏，老爷爷，”狱长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把实情告诉我们吧：是谁在墙脚下挖的地道？”

阿克萧诺夫朝马卡尔·谢苗尼奇瞥了一眼，说：“老爷，我不能说。上帝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。随便您怎样处置我吧。”

不论狱长怎样多方试探，阿克萧诺夫总也不肯说，这件事就只好搁置起来。

当天晚上，阿克萧诺夫躺在床上正朦胧欲睡时，有人悄悄地走过来坐在他的床边。他透过黑暗审视了一下，认出是马卡尔。

“你还要把我怎么样？”阿克萧诺夫问道。“你到这儿来干吗？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沉默不语。于是阿克萧诺夫坐起来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，走开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喊卫兵来了！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朝阿克萧诺夫俯下身去，低声说：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饶恕我吧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阿克萧诺夫问道。

“那个商人是我杀的，我还把刀子藏在你的行李里了。我原打算连你也杀死，可是我听到外面有声音，所以就把刀子藏在你的口袋里，跳窗逃走了。”

阿克萧诺夫一声不响，一时说不出话来了。马卡尔·谢苗尼奇溜下木床，跪在地上。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”他说，“宽恕我吧！为了上帝的爱，饶了我吧！我要自首，承认商

人是我杀的，你就会被释放，可以回家去。”

“你说得倒挺容易，”阿克萧诺夫说，“可是为了你的缘故，我受了这二十六年的罪。我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？我的妻子死了，孩子们已经把我忘记了。我没地方可去……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没有起来，却在地上连连叩头。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饶恕我吧！”他喊道，“就是挨鞭子抽，也比眼看着你这副样子还要好受一些。……可你还怜悯我，没有告发我。看在基督的面上饶了我吧，我实在是个坏蛋！”他抽噎起来了。

阿克萧诺夫听到他在哽咽，热泪夺眶而下。

“上帝饶恕你！”他说，“也许我比你还要坏一百倍呢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的心情轻松了，乡思顿然消失。他再也不想出狱了，只盼着早日离开人世。

尽管阿克萧诺夫这么说，马卡尔·谢苗尼奇还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。可是当释放出狱的命令传到的时候，阿克萧诺夫已经咽了气。

(1872年)

注释：

[1] 一俄里等于一·〇六公里。

[2] 万尼亚是伊万的爱称。

高加索的囚徒

—

有个门第不低的军官在高加索的部队里服役，他名叫季林。

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老母亲写来的家信，说：“我老了，想在去世以前再见吾儿一面。回来一趟，和我告别，并且埋葬我吧。然后，上天保佑，你再带着我的祝福回去服兵役。可是我为你物色到一位姑娘，她聪颖漂亮，还有财产。假若你中意，就可以和她结婚，留在家里。”

季林考虑了一番。“说得对，妈妈年迈体弱，如不回去，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她了。我最好回去看看，倘若姑娘果然很好，就跟她成亲。”

于是他去找团长，告了假，辞别了同僚，临行还请部下的士兵们喝了四桶伏特加酒，做好了动身的准备。

当时高加索正在打仗。黑间白日，旅行都不安全。俄国人只消徒步或骑马走出营地一段路，鞑靼人就会杀死他，或把他俘掳到山上去。因此每星期两次，旅客们就由武装卫兵

前后保护着，从一个营地送到另一个。

正赶上夏季。黎明时分，大车队在营房后面排列好了。一队卫兵开拔了，旅客们也沿着大道前进。季林骑着马，行李装在一辆车上，排在大车队里。

他们得走二十五俄里路。队伍移动得很慢，有时士兵们停了下来，要么是哪辆大车掉了个轮子，或者哪一匹马不肯走了，于是大家就都得停下来等待。

从日头来判断，已经过了晌午，他们却连一半路程还没走呢。天气炎热，尘土飞扬，太阳晒得发烫，一个遮阴的地方也没有：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旷野——路旁连一棵树——一个矮树丛都没有。

季林骑马走在前头，不时停住，等待行李车赶上来。接着他听见后边吹起号角，队伍又停住了。这时他想到：“我还不如一个人赶路呢。我的马很好，如果鞑靼们向我进攻，我可以飞快地跑走。……不过，也许还是等一等稳妥吧……”

他停下来左思右想。一个叫柯斯狄林的军官背着枪骑着马追上来了。对他说：“季林，咱们自己先走吧。我饿得要命，天气又这么热，我的衬衫都拧得出水来啦！”季林是个矮胖子，汗水沿着他那红彤彤的脸淌下来。

季林沉吟了片刻，问道：“你的枪里装子弹了吗？”

“装啦。”

“好，那咱们就走吧。但是先说好：咱俩可不能分离。”

于是，他俩就沿着旷野驰骋，一边聊天，一边四下里打量着。可以望得很远。走到旷野尽头，就是一条小径，蜿蜒穿过两山之间的峡谷。

季林说：“咱们最好先爬到山头上望一望，不然的话，鞑靼人说不定会给咱们来个措手不及。”

阿斯狄林说：“有什么好望的，走吧！”

季林没有听他的话。

他说：“不，你在这儿等，我去了望一下。”

季林拍着马爬上左边的山坡。他骑的是一匹猎马（他用一百卢布，从一群马驹儿里把它买来，亲自调驯的），插了翅膀似的载着他蹿上陡坡。刚到山顶，就看见一百码远的地方有三十来个骑马的鞑靼人。他急忙拨转马头，但是鞑靼人也发现了他，一边纵马追上来，一边从套子里拽出枪来。季林飞马下山，朝柯斯狄林大声喊道：“准备开枪！”

他暗自对马念叨着：“乖乖，把我救出这个险境吧！可别摔跤，你一摔跤，就全完蛋啦。我一旦有了枪，也就不至于被俘啦。”

可是柯斯狄林一看见鞑靼人，就不肯等待季林，飞也似的朝营地逃了回去。他左一鞭右一鞭地打着马，尘埃滚滚，只能看见马尾巴在甩动。

季林知道形势不妙。枪没有了，只靠手里的一把刀，顶什么用呢？他拨转马头，想朝护兵那边跑，可是六个鞑靼人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他的马固然好，他们的却更好，从斜刺里拦住。他想勒紧缰绳往后转，然而马跑得太快，再也收不住脚；它径直朝鞑靼人冲去。只见一个红胡子鞑靼人骑着一匹灰色马跑到他附近，举枪瞄准了他，龇牙咧嘴地尖叫着什么。

季林想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你们这帮恶魔！要捉活的，好关进地牢，用鞭子抽。我才不活活地给你们逮住呢！”

季林体格虽然并不魁梧，却很骁勇。他拔剑出鞘，跃马朝红胡子鞑靼人冲去，心想：“不是用马踩死他，就是用刀砍死他！”

季林还没来得及奔到那个人跟前，另一个人就从背后开枪击中了他的马。马匐的一下倒了下去，把季林的一条腿被压住了。

他想挣扎着站起来，但是两个身上腥臭的鞑靼人按住了他，把他的两只手扭到背后。他使劲一拱，把他们拱倒了，可是又有三个鞑靼人跳下马来，用枪托子猛击他的头部。他两眼昏花，晕倒了。鞑靼人捉住了他，从马鞍上取下备用的带子，把他双手反剪，扎了个鞑靼结，拉到马鞍边去了。他们摘下他的帽子，扒下他的靴子，浑身都搜遍了，抄去他的钱和表，衣服也扯得稀烂。季林回头看看自己的马：那可怜的动物依然像先前倒下去时那样躺在地上，脚在空中乱踢，总也够不着地面。马头给打了个窟窿，涌出黑血，浸透了方圆一俄尺⁽¹⁾的尘土。

一个鞑靼人走过去，摘下马鞍。马还在踢蹬，于是他拔出匕首，割断了它的喉管。喉咙里发出一声呼啸，马浑身一颤就咽了气。

那些鞑靼人把鞍子和马具拿走了。红胡子骑上自己的马，别的鞑靼人把季林放在鞍上红胡子后头，用皮带把季林捆在红胡子的腰上，以防他掉下来。于是，他们向山里走去了。

季林骑在马上左摇右晃，脸碰着鞑靼人那有股气味的脊背。除了鞑靼人那健壮的背、筋骨隆隆的脖子和帽子底下剃得光光的发青的后颈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季林的头受伤了，

血流到眼睛上凝结了。他在鞍上不能动弹，也就无法拭去血迹。两臂捆得太紧，以致锁骨辣辣作痛。

他们翻山越岭，走了好久，还涉过一条河，来到谷间一条险道。

季林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带他到哪儿去，可是眼睑给血黏住了，而且也无法转过身来。

天色黑下来了。他们又趟过一条河，攀上一座石山。炊烟的气味扑鼻而来，有狗叫的声音。到了鞑靼村，鞑靼人下了马。鞑靼孩子们走过来，围住季林，大声叫嚷，高兴地跳跳蹦蹦，朝他丢石头。

鞑靼人赶走了孩子，把季林拖下马来，一边呼唤着仆人。一个高颧骨的诺迦人应声而至。他只穿了一件破烂得胸口都裸露着的衬衫。鞑靼人对他吩咐了几句。仆人拿来一副足枷：两条装有铁环的橡木棍，一个环上有钩和锁。

他们给季林松了绑，上了足枷，把他送到一间仓房，推进去后就锁上了门。

季林倒在一堆肥料上。他躺了一会儿，摸着黑找到一块软和一点的地方，舒展了身子。

二

当天晚上季林几乎没有睡着。那个季节，夜本来就短，他看见墙缝里透进了曙光。他爬起来，把缝隙抠大一点，朝外边张望。

隔着裂缝他瞥见一条通到山下的路。右边是鞑靼人的泥房子，左近有两棵树。门口卧着一条黑狗，母山羊带着小羊

羔，甩着尾巴在走。过来一个鞑靼少妇，松松地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长袍，下面露出长裤和靴子；头上披着一件外衣，上面顶一只很大的金属水罐。她略弯着腰，脊背微微颤动，还牵着一个剃成光头、只穿了一件衬衫的小男孩的手。她顶着水罐走进了泥屋，昨天的那个红胡子随即从屋里出来了。他身穿绸衫，腰间挂着一把银柄短刀，赤足趿拉着便鞋，后脑勺上歪戴着一顶黑羊皮高帽。他走出来伸了伸懒腰，捋捋红胡子。然后伫立了片刻，吩咐仆役几句话，就走了。

接着又有两个去饮马的少年走过，马鼻子湿淋淋的。还跑出一些剃光了头的男孩子，只穿着衬衫，没穿裤子。他们聚拢在一起，来到仓房跟前，拾起一根干树枝往墙缝里塞。季林大吼一声，孩子们尖叫着，望风而逃；只见他们那赤裸的膝部闪着光。

季林嗓子发干，渴得厉害。他想到：“他们哪怕来看看我也好呀！”这时，他听见有人在开锁，红胡子鞑靼人走进来了。后面跟着一个身材稍矮、皮肤黝黑的汉子。那个人眼睛黑亮，两颊绯红，胡子短短的。他有一张快活的脸，总是堆着笑容。他打扮得还要阔气，穿着一件绣着金边的蓝绸上衣，腰间佩一把很大的镶银短刀，脚上是绣着银丝的红色摩洛哥皮便鞋，外面还穿一双厚皮套鞋，头上戴一顶白羊毛高帽子。

红胡子走进来，喃喃地说了一些谩骂般的话，倚着门柱站在那儿，抚弄短刀，像狼一样斜睨着季林。黝黑汉子动作灵敏，身上活像安了发条。他径直走向季林，蹲在他跟前，咧了咧嘴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眨着眼，用鞑靼话叽里咕噜地反复说：“俄国人好，俄国人好！”

季林一个字也听不懂 就说：“喝水 给我点水喝！”

黝黑汉子只是笑了笑：“俄国人好。”他又用鞑靼话讲下去。

季林用嘴唇和手势表示要喝水。

黝黑汉子明白了，笑起来，他朝门外望了望，大声喊道：“琪娜！”

一个小姑娘跑了来。约莫十三岁，身材苗条，相貌很像那个黝黑汉子，显然是他的女儿了。她的脸长得很俊俏，一双眸子也是那样乌黑明亮。她穿着一件宽袖蓝色长袍，没扎腰带。下摆、前襟、袖口都镶着红边。下面是长裤和便鞋，还套着一双高跟鞋。她脖子上挂着的项链，是用俄国的半卢布银币串成的。头上没戴什么，漆黑的头发扎成辫子，束着一条缎带，带上有小饰物和一卢布的银圆。

父亲对她说了几句话，她就跑了去，端来一只金属缸子。她把水递给季林，就蹲下来，身子弓得膝头比头还高。她就这么蹲着，睁大眼睛望着季林喝水，真好像他是一头野兽。

当季林把空缸子还给姑娘时，她吓得像野羊一般往后一蹿，把她父亲都招笑了。他又派她去做点什么。她拿着缸子跑出去了，这回端来一个圆盘，上面托着没有发酵的面包。她又蹲下来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

于是，鞑靼人走出去，又把门锁上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诺迦人又走进来，对季林说：“阿依达，主人 阿依达！”

这个人也不会说俄语。季林琢磨出他的意思是叫自己到什么地方去。